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開口以道為主

治本於一人後面求諸己之意切此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王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過

此皆後篇仁
義行而道德
遷之意

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

此正各得其
宜者

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

知人必本之
已

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滿如陷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

聖人無棄人
在用之何如

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鳥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懟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剗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

心治而無所
不宜

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

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鏹。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楨。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

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

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

求諸已而遠
無不應

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

聖人反已之
治不期然而
然

張賓王曰新
妙

陰陽。枹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躑躅焉。往來也。故至人不容。故若眯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

張賓王曰妙語

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

反求諸己非
卓然有見者
不能

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問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

聖人之寡以脩己者不得其道也

張賓王曰新

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李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發。窘而後快。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

張賓王曰句
法別
心者身之主
君者國之主

道以脩己誠
中形外治之

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

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恆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恒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鶉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僂倨。狗知情僞矣。故聖人粟粟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

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子產騰辭。獄繫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

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釣之哭也。曰子予奈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

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媮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

反本者已也

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

君子脩其在已可盡者聽其不可必者

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惡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

此即盡其在
已順其在天

不可爲。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爲

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

各盡其在已
者而人莫及

張賓王曰名
言當揭座在

聖人能不違
時故能成功

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脩。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

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

至者能感人
人亦莫能測

之高下。暉日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噤。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

皆不得其至者

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斃。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

形體以心為至

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為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聽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

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撻。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

知小而不知大。知近而不知

知遠局於見也

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穉。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已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已而

又露反已意

順天下之情者天下從之

以三等入結前治亂興亡

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無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

禍福成敗之意盡矣

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張賓王曰篇中多言誠心不言之感駭目新詞刺心妙論疊疊而來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伎。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

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正見禮義興
於衰世

古之道如此

禮義之後若
此

高下長短相
形道德於禮
義亦然

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
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
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
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
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
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
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
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
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

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必有菅
屨跣躄。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
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水蠶爲蠶。皆生非其類。唯
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
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
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
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聖人見微知
著仁義禮義
一形聖人必
知其樂

多譬喻總發
上意

便於彼則不
便於此物理
皆然

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槽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闈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

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鈇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

各取其所適
宜而已治道
亦然

相反可以為
用

常古是帝

上文說開此
總說治道

正各適其宜

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蜩。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馱厚。角觶不馱薄。漆不馱黑。粉不馱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

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貉得墻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

亂之與治相
反為是

此見起處道
德率性之意

見人皆移所
習由於上化

故仁義立而
道德遷禮義
飾而純朴散
有以也

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
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
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
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
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
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
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
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

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羗氏熨羸。嬰兒
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驪。不能通其言教。俗
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
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
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
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
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
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
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

性未嘗不在
顧人所見何
如耳

見性之不可
失故聖人以
性率人

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

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

虛者即性也
一者亦性也

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
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
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
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
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
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

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
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
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羗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劓髮。
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
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肩摩於道。其於
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
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
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
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劓髮文身。無

各因其俗不
失其宜皆可
以治

皮升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甸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

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緘之服。悲哀抱於情。葵藿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

古之禮樂簡
易如是異於
今遠矣

此不若古之禮樂處

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藿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

此正後世之禮義

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翬。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祀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

此列聖因時適宜處

前所謂自見
此復申之

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䟽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

窵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旣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綃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禘祫。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剝而已。夫有孰

禮義不若道
德此處明明
說出

聖人因時世
為禮義又言
之

反覆辯論禮
義不可擬

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

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

不務道德而
襲其文章制
度何以異

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

彼皆有道存
况治天下乎

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僂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榎柟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檟榘。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

帝王治不同
而道則一因
革不計也

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剖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劂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

道德非粗迹
亦猶此類

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錢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

天下或有是
禮義而非道
德者

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

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

人見與自見
不同

張賓王曰精
言

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

不能見而狗
見聞亦此類
也

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上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

又言各適其
宜之意

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踏
鏹。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
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
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
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
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
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
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無迹。人巧之妙也。
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
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
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
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
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
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
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
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
待騶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

道術可公行
與度量之可
傳一也

道德與禮義
之實若日月
室宅之居

聖人盡道於
已而聽之於
時

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
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
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
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
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喙。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
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
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

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
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
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
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屨。以臨朝。武王旣沒。殷民叛
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
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
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
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

此即上文論
列聖之意

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均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馱馱。以濟江河。不若窺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

此皆廣譬上
意

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畱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

驚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弃其餘魚。騁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鱖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築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

聖人治天下
不屑屑狗是
非之迹得中
而已

以下皆論上
之爲治下之
民俗及覆言
之

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躋。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僂辯。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

此皆以道為
治者

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犴服馬牛。以為爲牢。滑亂萬

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噍其口。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吟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

不務本而務
末無益於治

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竒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

此民自然之
性宜順而治
之

又以治亂結
出本旨

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

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張賓王曰此篇最爲沓複細尋之亦自有條緒齊材長短齊論是非齊世汚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而總於道文特博贍



